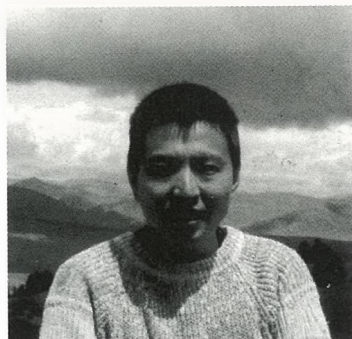


## 讀 || 書 || 札 || 記

馮 斌



▲孟子說：“萬物皆備於我。”陸九淵說：“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你，這個人，是最本源的力量。存在的世界還詩於存在的人去驗收，要明白，我們不是這物質表象的奴隸，而是高高在上君臨的主子，更何況，你還想是以創造為己任的藝術家。高揚主體意識，發揮主觀能動，是時代賦予我們的神聖。佛家有言：“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中法心源”，世界、宇宙，都在你能動的創造中。

▲“徒然萬象多，澹爾太虛頌”（王維詩句）要是能遁入虛無，會得到一個大而無極的世界，一個恢恢宏宏的宇宙意識。老莊之道，為我們點撥了這此中真意。

背負青天朝下看，以生物的渺小到底有什麼值得嘆嘆？真正地宇宙意識，是一個虛無的認識，要是把“虛無”看成是最本質的實在，那我們周圍的大量事物和事件不過是實在的不同表現而已，而實在本身是無限的，超越所有概念，既不能用理智來理解它，因為它不是冷靜的知識對象，也無法用語言描述它，因為它是我們的情感意志和深層意識所發生的而又不僅是存在意義上的，所以，本質的實在是主客不分的實在。所謂“虛”，是充滿生命生生不息之氣的虛，所謂“無”，是由于不可限量，從本質上講它是一種動態關係的真實。“由無及一”（王弼語）所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這“一”，就是莫辨彼此，不分主客的本質實在，這“一”，就是這種恢宏而空靈的宇宙意識，就是“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總體觀念。

人類能從生物性需求中超越而執著于精神的追求，是人類在這追求中找到了把人從自我施加的種種束縛限制中解放出來的力量。審美創造作為一種無私的和非實用的活動，是人類借以超越的形式，超越自我，達到與類的同息，超越表象世界，進而與宇宙同律。把個體的有限同絕對無限的力量結合，由此獲得了永遠的真正生命，所以為什麼古生代遺下的那么多雞卵石還不如一個個體和一件藝術品具有永恒價值。

“空故納萬境”，那麼，領悟了虛無宏大的宇宙意識，就仿佛了永恆的希望。

“超脫現實的心靈才是真正的藝術家的心靈。”

▲“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王國維語）這是在歷經千年的二無論和喬飾以後，我們所憧憬的。人進化的歷史陷入了一個不能自拔的悖論——在為了人的更為自由自在而改造世界并改造自己的活動中，却給人自身設置了不可能自由自在的界限——為了認識世界，我們築起了理性結構，而却又規範了我們感知的觸角；為了遮風避雨而造屋修室，而房屋本身又阻礙了與世界的直接，那么多的樓臺使我迷失了大地的本原，我們營造的“世界”，橫亘在主體通往“虛無”的道路上，偏頗和混亂著我們的感知。

也許，太初之人受天之賜，早就領悟了“色不異空，空不異色”的真諦；也許，初民時期的氛圍，更易于體驗和把握到存在的直接，虛無的直接……。“返樸歸真”，老莊為我們提示了一個通往宇宙直接的可能。在原始狀態中透露的樸質、純真，在原始藝術里殘余的點滴，無一不為我們指得迷津，無一不為今天進化而異化的人們傾慕神往。走向史前的混沌，走向原始的單純，從而走向宇宙的虛無中去，我們不是尋覓到了本質，尋覓到了真實，尋覓到了“無為而為”的終極目的？

也許，我們懂得太多，“天道自然”，返回自然之根吧！

▲部落時代，圖騰衍行，比附蛇鳳，拜物成風，宗教肇始“泛愛萬物，天地一體”的信念。咏梅唱月，言情說志，史不絕書，傷春惜秋，樂山樂水，歷代皆是，詩歌濫觴比興原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為什麼呢？

歷史的原因還得到歷史中溯尋。天人合一說，發揚了以前天道觀的思想，把人的地位升高到與神性的天平分秋色的地位，雖然還只是帝王，而且

不唯是人，就是自然現象同樣是“天”的意志體現，“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則也。”（董仲舒語），在先人們看來，人與萬物不過是生命的形式不同，同樣都是“天”的表象，這也是不分主客的東方經驗意識所決定的。所以，人物齊一，皆乃神意，皆有靈性，因而愛人之心的人性行為亦施於萬物，中國人撫愛萬物，與萬物同其節奏；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德。在施愛萬物的過程中同時又把對象人格化了，所以能等而論之，能相借以比，也就是在這里，人的情感得以豐富和升華，使得在一片秋葉，一顆勁松中放大了這么多的情懷，留下了這么多的藝術瑰寶，進而擴充了人類精神世界的版圖。拂去識諱迷信和神學目的迷障，淨裸了泛神論的思想和泛愛的人性要求。到這里，我的問號似當湮去。

人性的，就要更多些人性的。情感的，就要更豐富些情感的。

▲河龜負圖，開天一畫，八卦象中，我們知曉了什麼？

宇宙天地，萬類衆生，都由代表一陰一陽的長短綫構成了一個無所不至的世界，卦象的意義，是生命的意義，又是符號的意義。作為介體，它聯系着有限與無限，聯系着創造與再創造，想象與再想象，它以其符號形式與宇宙世界建立起同構關係，而且最可能地排斥了具象因素從而達到高度的廣泛。同時，八卦創造觀物取象的過程，也就是一個取舍的心理過程，是創造主體心理的形式化對客體賦予的過程，又是觀照中由符號觸發再創造的過程，在這過程中完成了從觀念性到符號性的轉化。正是這些長短綫與宇宙世界的維系，給予符號本身以生命的意義，才會在普遍性上起着象征的作用。象征，其基本含義是用有限標示無限，用可傳性暗示不可傳性，象征的能動，是人類最為深刻地創造。八卦的啟示，正是這種抽象符號象征的啟示，長短卦象，簡單而深刻。有限的具象包容不了無限的宇宙，抽象的意義，就是在最大限度地摒棄內涵而廣為外延中尋得更加廣泛地普遍性。所謂藝術的真實，在這找到了歸依。

當那廣漠的情懷不能於具體而無所依托時，我悟及於此。難怪老子要說：“大象無形。”因為是“無物之象”。

▲易之木、在乎變。皇皇天道，來去相復，生生不已，太極圖似乎在述說這運動的真理。變的形式是以運動出現，以運動的結果——新——為標準。“天以新為遠，人以新為生。”（譚嗣同語）沒有了“新”，一切都歸於寂滅。

“世界是無窮盡的，生命是無窮盡的，藝術的境界也是無窮的。‘適我無非新’，是藝術家對世界的感受。‘光景常新’是一切偉大作品的烙印”。

“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

好像，這“新”決定了你將在歷史的那一頁。

▲凡此種種，游離了諸多本意，只是臆度所至，我不過是想，要是藝術是思想者的藝術的話，也就活該受些折磨。當然，它不會是復印於畫面的直接，因果只是作用于畫面前的人。國粹已不復再為朝覲的聖旨，但畢竟遍布着血緣的難分，“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不妨回首認真一番，我唯恐埋頭進了牛角尖。俯瞰全體，從整體上把握到具有本質意義并能為我所用的東西，大概該是一個方法論上的正確，“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闕於大理。”

可能，也只是徒勞。却也是命中注定。

可能，不該再在這沉緬，“為人作計終后人”，何況在這二十世紀都即為歷史的今天。

可能，更為至要的，是屁兒一拍，朝前走你的！

“藝術無需有確定的目標，它也用不着關心自己的方向，它身不由己，簡單地走向自己的目的地，因為它存在着，因為它注定要向前沖，向廣闊里鋪展的。”